

江阴漫笔

魏福春

儿子说周末去江阴。我说不去，妻也摇头。他说了几次，要带我们去度个假。已经订好了，后天，周六。不容分说，有点霸道。他知道我们不会占用他的时间，征得我们同意不太可能。

儿子忙，双休日对他来说也是工作日，时常要飞北京，往深圳，或开会，或讲课，通常是上午去，晚上回，可谓来去匆匆。辛苦，显而易见。

只能点头。上一次去江阴，还是10多年前，也是这个“三月里的小雨淅沥下个不停”的季节。江阴的鲈鱼、刀鱼、河豚，遐迩闻名。这个季节尤为鲜美。

高铁便捷，上午10点不到发车，11点半我们已经来到预订好的“名豪品鲜荟”。

长江三鲜，依次上桌。还有海鲜——两条干煎的整条带鱼端上桌后，服务员拿出剪刀剪成一段一段。带鱼如此做法，第一次见到，长见识了。“三鲜”之美，回味无穷，价格自是不菲，可惜此“刀”非那“刀”——“江

刀”是极少见了。

餐后直奔黄嘉喜来登酒店。办好入住手续，儿子说酒店不远处就是江阴要塞景区，你们先去游览，走累了就打个车，说完急着回房间去了。他这是把客房当作办公室，忙着工作去了。在高铁上，他的笔记本电脑几乎没有合起来过。

我们夫妻自由活动。酒店也是一个景点——小山坡、大草坪；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垂柳依依，花木芬芳，好一个花红柳绿的大花园。出了酒店后门，向着北面走去。马路清静，车辆不多，路边绿地树木葱茏，花儿争艳，赏心悦目。不多一会儿，见到了“《渡江侦察记》拍摄点”，停下脚步，拍上几张照片，而后往望江楼而去。

百度云：望江楼始建于1993年，整体造型犹如一座帆塔，寓意着江尾海头、乘风破浪、扬帆远航，为江阴市的地标建筑之一。2008年经过一系列升级改造，成了一处集登高观景、休闲餐饮、文化展览等为

一体的新景点。

未能走完全程，也未能登上望江楼。望江楼地处江阴要塞森林公园中，是一座滨江公园。公园太大，虽是坡道，但一路上行，不免闷闷气急，走到水车站三岔路口时，已是气喘吁吁，可依然不见望江楼踪影，不由心生怯意，止步于此……

回到路口“望江楼”指示牌下，一眼看到转弯处的“渡江第一船”，船后面是江阴军事文化博物馆，想着进去参观一下，走到门前方觉大门紧闭——博物馆在维修中，暂停开放。好在周边景点众多，相距不远，即是鹅鼻嘴公园。

鹅鼻嘴公园不大，占地仅350亩，山势蜿蜒多姿，形如天鹅伸鼻江中，却是小中见奇，别具风貌：森林茂密，野趣浓郁，因山而势，楼、亭、阁、廊等组成的建筑群落与山、水、桥、炮等人文自然景观融为一体，虽由人作，宛若天成。

山不高，半山腰有个唐公碑亭，再往上，一边是鹅山炮台，拾级而上，

空空荡荡，一位游人看出我的疑惑，说多年前见到过大炮，不知何时移走了。另一边是山顶平台，这里可以看到长江和横跨长江两岸的江阴大桥。平台上有“江阴大桥”的铭牌，介绍这座20世纪“中国第一、世界第四”的大钢箱梁悬索桥梁。

鹅鼻洞倒是想进去一探，遗憾的是时间不容许了。据说此洞全长216米，洞高2米，宽1.5米，当年在沿江修筑炮台的同时，挖通了贯穿鹅山南北的这座山洞，作为蓄存武器弹药、人员之用。

近在咫尺的黄山湖公园、船厂公园，也没有去，当然还有徐霞客故居。这些地方要等待下一次的江阴之行了。运河公园去了，那是晚餐后。儿子他们订的饭店离运河不远，这家饭店的河豚鱼两吃——“一白二肝三皮”红烧，鱼肉炖蛋，两种鲜美，各有千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饭后漫步运河公园（锡澄运河公园），领略了灯光绚丽、缤纷梦幻的运河夜景，是意外的收获。

儿时的木拖鞋

董柏云

木拖鞋，各地叫法不一，俗称“木拖鞋”。这是民间土生土长的生活用品，主要在夏令穿用。我们小时候，绝大多数家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夏天穿的都是木拖鞋。至于那时为什么风行木拖鞋，大概就是价廉的原因吧。

20世纪60年代初，我还幼小，每到夏天，就穿木拖鞋度夏。穿这鞋走起路来脚底会发出“呱嗒、呱嗒”的声响。年稍长，这木拖鞋就得换大一点的。杂货店虽有售，但家里为省钱，从不去店里买。家里备有桉木板和樟木板，用它制鞋，前者轻便光滑，后者纹路细密不易开裂。我哥是个极细心认真的人，木拖鞋都是由他做的。

家里有一把钢丝锯子：一米多长的厚竹片，两头有固定的钩子，套上钢丝锯条，就像是一张拉满了弦的“弓”。哥哥在一厘米多厚的木板上画上比我脚掌稍大的两个鞋样图案，然后用锯子顺着图案的线条上下拉动。锯子“吱吱”作响，木屑顺着缝隙纷纷落下。这时鞋样雏形显现，毛坯的木拖鞋还得精加工，先用锉刀将木板周边锉得光滑，再是剪两厘米宽的皮带或帆布条当鞋带钉在鞋的两

侧，制作成的木拖鞋简易又灵巧。

夏天的河水清凉无比，是我们小伙伴游玩的天堂。到了下午三四点钟，趁大人们在做家务时，我们一个个像约好似的，先后溜出家门，像泥鳅一样钻进河里。当然，戏水的玩法，首先是木拖鞋扔进河里，木拖鞋浮在水面上，人再跳下去，向前游几步，把木拖鞋套在双手上，就一直向河对岸游去。之后，再是将拖鞋扔得更远，我们几人争着去抢漂在水面上的拖鞋。

蝉鸣仲夏，是孩子们捕蝉的好时机。小伙伴找来长长的竹竿，一头绑上柳条圈，再缠上几层蜘蛛网，就可以粘知了。“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蝉的一双复眼明察秋毫，一有动静，它就停止鸣叫。这时，我们将木拖鞋拎在手上，脚踩碎石，也不顾难受，但要抓住它，就得蹑手蹑脚走到树底下，被发现的蝉先是警觉地挪到树枝的另一侧，当它忘情唱歌被网住，于是一声惊叫几番挣扎，就成了孩子们的玩物。捕到的蝉我们会用细绳拴住腿，看着蝉扑棱着翅膀在空中飞来飞去。此时，脚下“呱嗒、呱嗒”的声音又随之响起……

随着经济的繁荣，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色彩缤纷的塑料鞋、海绵鞋等各式漂亮的拖鞋，开始进入家庭，粗糙的木拖鞋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回想起小时候穿木拖鞋，那“呱嗒、呱嗒”的声音像是童谣轻松街拍，好听又好玩。

三餐四季的烟火

谢君

亲并不擅长包饺子。正巧哥哥考入烹饪学校，主攻白案技艺，包包子、捏饺子、揉馒头，样样精通。于是，放学后的哥哥多了个“小徒弟”——我。初学包饺子时，和面这道工序便难倒了我。哥哥一边示范，一边耐心讲解：“水要分次加，揉面讲究‘三光’，面团揉好还得用湿布盖着‘醒’一醒。”轮到擀皮，擀面杖在他手中行云流水，可到我手里，面团却总被擀得歪歪扭扭。急得哥哥直跺脚，面团被撞得“砰砰”响，为此没少挨父母责备。

岁月悄然沉淀，曾经的“手残党”如今已能独当一面。洗菜、剁

馅、擀皮，每个步骤都驾轻就熟。饺子的馅料可谓千变万化：西葫芦肉馅清爽可口，玉米虾仁馅鲜甜弹牙，而最让我魂牵梦萦的，还是经典的韭菜肉馅。调馅时，韭菜需提前洗净沥干，切成细碎后与鲜嫩肉末相遇，再打入一枚鸡蛋的金黄蛋液，添少许盐与生抽，顺着同一方向搅拌，直到香气四溢、馅料黏稠。

包饺子也有讲究：饺子皮中间稍厚防露馅，边缘薄些更易捏合。将饱满的馅料置于中央，指尖轻捏出层层叠叠的褶子，一只只小巧玲珑的饺子便稳稳立在竹匾中，宛如列队的士兵。水沸下锅，待饺子在

让子弹飞一会

郝建荣

先亲吻母亲连夜缝进衣角的铜钱
那是乱世里 最后的体温与牵挂

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
子弹是唯一通行的方言
卢沟桥的石狮，默默吞噬着弹痕

南京城墙的裂缝，死死咬住血色记忆
台儿庄的月光将它淬炼成锋利的镰刀
寒光一闪便洞穿了鬼子的钢盔

让子弹飞一会儿 ——
等它穿越城市泛黄的县志

人间

王一萍

早晨的田野，我走得欢快
脚步赶上一只蝴蝶的轻翅
正午的暖阳照着
一丛蚕豆花在眨眼睛
喜鹊忙着觅食
燕子在想念精致的巢
河边的鸂鶒花歌鸟嘹亮

一群蚂蚁迷失了方向
我忘了赶路
在一块石头上坐着
我的平原一望无际
石头破裂的纹理告诉我
它也走了很远的路
雨水淋湿了它的全身

大海没有理由哭泣

董小翠

渔船静息的时候
我在用心听大海的声音
仿佛有泪水在海天交际的地方
聚集。但那一定不是大海的哀伤

在蓝色的忧郁中讨生活的人
已经熟睡了
声声叹息化为大海的潮汐
这里只有我，此时海浪拍打着礁石
像另一群等待歇斯底里的人

或许我猛然产生了错觉
他们竟然托起了我的裙摆
使我不得不得愁
像天上的月亮被众星捧着
光芒万丈

雨中听泉

周凡

我的阿舅是一位盲人，像农民种了一辈子地一样。他守护了一辈子的推拿店，从未出过远门。前些日子，他来无锡做检查，结果三天后才知道。阿舅愁眉不展，忧心忡忡，等待复明的日子是最难熬的。我决定带他去央视春晚的舞台——寄畅园看看。

“阿舅，我们今天去寄畅园吧！”我建议道。阿舅黝黑的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转过头跟妈妈夸赞道：“你看，我的外甥女多懂事。”

我们乘车前往，刚到惠山古镇就下起了绵绵细雨。古运河畔的香樟树苍翠无比，上面挂着一串串红色和黄色的灯笼。两旁的古建筑粉墙黛瓦，飞檐斗拱，雨帘顺屋檐而下，如断了线的珠子。青石板被润湿了，光滑透亮。我挽着阿舅一路前行，小心翼翼。

雨中行人寥寥，更显寂静。远处的惠山笼罩在朦胧的烟雨中，宛如一幅水墨画。我看阿舅沉默不语，就故作玄虚：“听说，寄畅园有一处天然音乐盒，能听到八种悦耳的声音。”阿舅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是吗？”

我们加快了脚步，没多久行至寄畅园大门处。古松掩映下的门头触朴低调，洗尽铅华。我拉着阿舅的手触摸朱门上的铜环，轻轻敲打了一下，空灵之声在烟雨中回荡，一段尘封的记忆也被敲醒了。

儿时，阿舅还没患上眼疾，喜欢带我四处游玩，尽兴时才知道回家。月上柳梢头，天阶夜色凉如水，我常常抱着我，叩响阿婆家的大门。

转入院内，庭院深深，嘉树成荫，绿意尽染。院落的左侧墙壁上老藤盘绕，铺满爬山虎。偶有丹青色苔痕，雨滴浸染，描绘着光明的褶皱，记录着岁月的荣枯。两块显眼的牌匾，分别题有“山色溪光”和“玉戛金枰”，想必园中景有“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我

我依偎在阿舅的肩上，就像小时候那样。

远处，惠山之上，缥缈的白雾渐渐散去，露出湛蓝的天空，一缕阳光透过云层射了下来。我们都曾经经历过或多或少的风雨，但依然心怀憧憬，满怀期待，雨过天晴，等待柳暗花明……

精神囚笼中的无声呐喊

——读《素食者》

陈卫华

当韩江凭借《素食者》，摘得第18届诺贝尔文学奖桂冠时，这部作品便注定成为一面照彻东亚社会的明镜。它既映照了当代女性，在家庭与社会结构中的生存困境，更以文学的力量，发出了震撼灵魂的无声呐喊。

作家以英惠的素食选择为手术刀，精准剖开了家庭暴力、性别规训与精神异化的时代病灶。英惠的素食宣言绝非简单的饮食选择，而是一具饱受摧残的身体，发出的最后通牒。当丈夫将婚姻中的妻子物化为“无需维护的厨房电器”时，当她父亲将家庭暴力美化为“爱的教育”时，拒绝进食，成为这个沉默女性唯一掌握的武器。

小说精巧的三部曲结构，构成了一个精密的暴力生态系统。丈夫的视角，暴露了亲密关系中的冷漠暴力，五年婚姻中他从未真正“看见”过妻子，直到她的反抗威胁到他的生活便利；姐夫将英惠的精神崩溃视为艺术素材，用摄像机记录她的痛苦并诱奸，完成了从家庭暴力到美学暴力的转换；姐姐的挣扎最具悲剧性，她既是暴力的受害者，又成为暴力的传递者，印证了压迫体系的自我复制能力。

家庭成为暴力的孵化器。强迫喂食的场景，将家庭聚餐变成了施暴现场，食物成为检验忠诚度的试纸。父亲将肉块塞入女儿口中的动作，与记忆中的虐狗暴行形成可怕的呼应。当英惠的反抗超出控制范围，精神病院的白色围墙就成为最后的规训工具。

全书三个部分都从他人视角观察英惠，这位主人公始终处于“被叙述”状态，这种精妙的叙事策略，恰恰再现了现实中女性的失语处境。作家拒绝为读者提供廉价的救赎，英惠最终消失在精神病院的迷雾中，这种开放式的结局，比任何明确的答案都更具冲击力。

《素食者》的文学力量在于，它不仅是英惠个人的悲剧史诗，更是整个性别困境的宏大叙事。当女性的自由意志遭遇系统性压制，当理解与共情在家庭关系中全面溃败，那些无声的呐喊终将化作震耳欲聋的警世钟鸣。

这部作品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学从不是精神的止痛药，而应当是一把永远抵在时代咽喉上的解剖刀。作家以惊人的勇气和才华，让人们不得不直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暴力，思考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压迫。在这个意义上，《素食者》已经超越了一部小说的范畴，成为一份重要的文化诊断书。

家，无法割舍的地方

丁梅华

是内心一诺千金的许诺，加快了如期而至的脚步？还是春天百花齐放的诱惑，加速了神采飞扬的憧憬？

当跋涉旅途的疲惫，在走进村庄的那个瞬间消逝时，才发现一直被记忆支撑的，是故乡的老屋，是老屋后那棵红枣树，还有一直守望的父母。

当来不及放下行李，敞开臂膀与故乡拥抱时，才发现一直被乡愁牵挂的，是屋檐下燕子筑起的泥巢，泥巢中嗷嗷待哺张开的小嘴，还有一直呵护的浓郁乡情。

故乡的风，是苦涩的也是甜美的，苦涩的风似乎在嘲笑姗姗来迟的惦记，甜美的风似乎在迎接梦想成真的莅临。

故乡的雨，是酸楚的也是缠绵的，酸楚的雨似乎在讥讽遍体鳞伤的躯体，缠绵的雨似乎在诉说落叶归根的情怀。

心既茫然看不见天色，不如带阿舅直接去八音洞听泉吧。

沿着石阶，过侵云门，进入一片山林之中。当天空中划过四五声清脆的鸟啼，阿舅嘴角微微上扬，他屏息凝神，轻轻一嗅赞叹道：“这里一定有大量的香樟树林啊！”

细雨斜织着，一串串雨珠顺着青绿的树叶往下滴落，滑到阿舅的嘴边，他抿了抿嘴唇，沾沾自喜，这次他还品尝到香樟树的味道了。我想一定清冽且甘甜无比吧。

走了很久，我们来到了八音洞。山上有黄石堆砌，形成假山的风貌，山上有一座亭子名曰“梅亭”，下有清泉流淌，空谷回响。

“阿舅，你听。”我把阿舅拉近涧边。阿舅触摸光滑的湖水，凑近去听。泉水，高处急流而下，“哗哗”作响，如激昂的鼓点；中段撞击石棱，白沫飞溅，“叮叮咚咚”，如轻快的铜铃；流过低洼处，缓缓漫过细沙，如哀伤的呜咽。阿舅陷入沉思中，时而眉头紧锁，时而舒展笑容。

百年前，盲人阿炳靠着沧桑的古树，倾听流动的泉声，拨动琴弦，夜已然撕裂，只有古树上的一轮明月，能读懂他的内心独白。他把苦难融进音乐中，创作出不朽之作《二泉映月》。

我跟阿舅讲述着阿炳的故事，汨汨的泉水流过野草，流过零落的紫薇花瓣，也流过我们的心间，抚平旧日的伤痕。

阿舅的额头上满是汗珠和雨珠，他拉紧我的手说：“雨停了，天晴了，阿舅请你去吃你最爱的糖醋排骨。”

我依偎在阿舅的肩上，就像小时候那样。

远处，惠山之上，缥缈的白雾渐渐散去，露出湛蓝的天空，一缕阳光透过云层射了下来。我们都曾经经历过或多或少的风雨，但依然心怀憧憬，满怀期待，雨过天晴，等待柳暗花明……

枪声在1937年的麦田里炸开
仇恨的子弹幻化成种子
在焦土深处疯狂生根发芽
子弹划破长空的抛物线，丈量着
长江与黄河间永不平息의愤怒

让子弹飞一会儿 ——
且让仇恨的铅坠先坠入泥土
让愤怒的弹头
在撞碎伪军钢盔的冰冷前

称心小鱼(外一首)

周雪

在一片斑驳的月色里
我穿过茂密杨树林
独自坐在水塘边
拿着简陋的垂钩工具
用敷衍的鱼饵垂钓

游鱼摆尾声轻灵
我在山风里静默
若漂浮不定的水草
心底的明月在夜空高悬
堂堂之色罩染尘寰

身旁的明月落在水塘
与波光辉映同游
而我从未钓起
一尾称心的小鱼

竹蜻蜓

竹蜻蜓

在广场上有两个孩子
追着自己的竹蜻蜓奔跑
他们用小手轻轻一搓
竹蜻蜓便旋转升空
斜阳一点点远去
圆月一点点显现出来

在苍蒙蒙的时空里
路灯悄悄亮起微弱如星的光
竹蜻蜓落在我的脚下
孩子跑过来捡起
我如儿时般扬起脸

看着竹蜻蜓在空中飞远
我的竹蜻蜓落了
孩子的竹蜻蜓还在
不停地飞